

刘  
弢  
著

*The  
New Youth  
KaKa*

一个超凡脱俗的混血新青年卡卡  
一个具有魔力让人倾倒的『大主教』  
一个山楂树下美丽的少女唐梦璇

从儿女情长到家国信仰

从同窗共读到生死诀别

演绎一场肝肠寸断的人间词话

再现一代刻骨铭心的爱恋悲剧

W 上海文艺出版社

# 新青年 卡卡卡

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新青年卡卡/刘弢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07.8

ISBN 978-7-5321-3198-3

I.新… II.刘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23483 号

责任编辑: 丁元昌

封面设计: 周艳梅

新青年卡卡

刘弢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 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 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1.125 字数 294,000

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6,100 册

ISBN 978-7-5321-3198-3/I · 2432 定价: 24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9671164

2005年秋天的一个晚上，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生日派对的邀请。聚会上来了不少年轻人，其中有个MM长得不错。朋友介绍说她叫苏菲，G大毕业后在广告公司创意部工作。这女孩知道我写过些东西，恰好她有段不为人知的经历，希望能够找时间坐下来和我谈谈。说实话，我对广告公司MM的故事不太有兴趣，她们被时尚忽悠了还自以为是，鄙视别人的速度就如同自己被别人鄙视一样快。当然一个美女跟我谈心，我自然不会拒绝，甚至还很激动。

我们约好了一个周末的下午，在淮海路的星巴克里。淡淡的斜阳映在她的发梢上，我漫不经心地听她娓娓道来。她的故事没头绪，大体是讲一个有钱的委培生，绰号叫大主教，拆散了一对美好的校园小情侣，上演了人间悲剧，有很多是断断续续的小感受，说到情不自禁处，泪流满面，伏在桌上小声地啜泣。

我听她的故事，也没感到什么特别。我们这代人最大的压迫，无非就是不幸遇到一个轻微变态的老师，或者家有严父、单位有打卡机、男朋友不讲理、女朋友太娇气。就算按照苏菲所说的因经济压力轻易让爱情坍塌，可这所谓的爱情，不也是建立在花前月下帅哥美女之上的老套吗？

我默默地递上餐巾纸，本想来点戏 什么的消解预谋的悲情主义高潮，但我却笑不出，甚至隐隐感到这里面有某种为我知却不为我所感的东西。

我在想她的故事还有无其他的可能性。那么老套的故事竟然具备排他性，这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反讽、戏谑就能解决的，而是我们没有对媚俗足够的尊重，没有认识到它是我们的生存境遇。我认为只有一种人才可以把严肃性消解得透彻，但很可惜，至今为止，我还没有遇见过完全不把自己当回事的人，至少我就不是。

必要说明的是，在苏菲的故事里，新青年卡卡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，甚至我想把他

写下来。但遗憾的是，不知是苏菲了解甚微，还是她隐瞒了太多的细节，新青年卡卡太模糊太抽象。我想进一步探询，但已无可能。许是见我的脸色充满了后现代的解构，苏菲站起身来，抹去眼泪不辞而别的神情相当冷峻。

好在苏菲丢给我唐梦璇的MSN，这女孩现在美国加州的斯坦福攻读硕士学位。她是卡卡生前的情人、爱人还是女朋友什么的，这都不重要了。欧几里得告诉我们，世上有两条永不能相交的平行线。而理性人类则告诉我们，他们最终都是路人。但我想没有人比她更爱新青年卡卡，也没有人比她更了解新青年卡卡。我开始每日上网，期待有缘网络相会。可不知道是因为她身在大洋彼岸的时差还是在线隐身，我居然从未遇到过她，面对MSN上永远暗淡的图标，那仿佛是女人的心如大海般深不可测。

在我毫无着落之际，我忽然想起个人，他就是苏菲故事中的凯明窗帘公司总经理绰号大主教的。如果不是因为对新青年卡卡知之甚少，这恐怕是我最不想见的人。我担心在他最大程度的庸俗化下，遥不可及的精神相望变得脆弱不堪一击，而新青年卡卡的美学理想也将因此黯然失色。但为了给读者一个更丰满的卡卡形象，我还是寻到了位于交通路上的那幢商务楼。门卫说那家公司早就搬走了，查询迁出记录，好像是卢湾区打浦桥那一带。为了不至于莽撞，我预先给他打电话，想约他面聊。对于这个人，苏菲的故事里我已经相当熟悉了。果然当我说明采访的来意，他很礼貌地婉拒了。

我并不死心，特意去了趟他们公司。当我说明来意，几名青年员工都抱着戒备的神色说不甚清楚。

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我再次拨通了苏菲的手机，可是电话那头精准的“The number you dial is busy now”令我郁闷。我开始逐条发送短信，工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得到回音。我告诉她，对此很有兴趣，决定写新青年卡卡的故事。她说很快就要去西部，但可以在

去之前约个时间见一面。她这趟去西部是为了见她的男友风子，小伙子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大城市的就业去了贫瘠的西部。听说他俩的异地恋，并能坚持如此之久，实在让我钦佩，尤其是苏菲这样时髦又现实的上海小姑娘。我想，是这样的生活太脱离实际，还是我们早就把不可视的排除在视野之外？

在苏菲的配合下，我又拜访了故事中的一些人，尽管未能如意，但也足够使我兴奋。为了弄清这些年轻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我又做了大量调查研究，找到了几条重要的线索：新青年卡卡父母的英雄事迹、大主教的发迹史及唐梦璇母亲的知青岁月。但是许多重要细节我依然不得而知，要写这个故事，至少还存有三个疑点：

第一，卡卡的祖父投身于共产国际和反法西斯运动，于1949年死于斯大林党内肃反。他这段往事，党史资料上毫无记载，其详情只有他的妻子，或者其儿子知道，可惜他们都相继离开了人世。了解这段历史极其重要，对理解新青年卡卡必不可少。然而，对于这段历史，我只能从布尔什维克党史的描述中去想象，去体验。

第二，在2000年后，中国正处于经济高度发展时期。大主教的父亲，作为浙江某国营窗帘厂厂长，在收购中小企业中，一夜间迅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。他的儿子理所当然成为将来的老板，成为一代青年人中的佼佼者。如此神速的资本积累，是如何完成的？作为圈外人的我，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，这就给写作增添了困难。

第三，唐梦璇在潜移默化中不胜负荷，又注定是自我矛盾碰撞最激烈的孤单的个体。“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她。”苏菲那天说过这句话。连与她最亲近的女友苏菲都这样说，那么，一个大男人的我又怎能把她写得真切呢？我想，一定要找到她。然而，一次次寻找，一次次失望，她就像突然从人间蒸发似的，再也没有消息。当然，这是我最大的遗憾。

没有办法，只能用我匮乏的想象力去补充。虽然不能像曹雪芹先生那样“按迹循踪，不敢稍加穿凿”，却也是在慎重鉴别现有材料、作出合理判断的基础上，几经思考，才敢动笔。与其说我讲述这个故事，不如说更多的是在思考。在写作过程中，我忽然发现，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活得更好一些，可我们恰恰没有，或者说我们对此根本不屑一顾。当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想你肯定也会与我有同样的体验。

在我案头放着一张新青年卡卡的照片。小伙子是个混血儿，一脸衰相，挺像 AC 米兰的中场 22 号。我想他被有理性的女人抛弃很正常。我给他起名叫卡卡。在意大利语里面，卡卡是粪便的意思，这是个比神学还尖锐的问题，人类排斥粪便是被逐出伊甸园以后的事情了。而新青年卡卡却在我脑海中扎下深根，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。

CHAPTER 1



我想了很久的卡卡，第一次看清楚他时，正恬静地端坐在就业中心的咨询大堂，面对一位中年女性。他们彼此对面、对峙、对视，却无只字片语，只有相互眼神的传递。

这时的新青年卡卡，依然鬢发，颀长身材，轮廓鲜明，身上的年轻气息像风像雾又像雨，弥漫在这大堂里。在这不合时宜，不值时机的季后招聘会上，他仅仅拿走例行公事的表格，不像在寻觅工作，仿佛昭然世人的行为艺术，尽管浑身上下都透着一望而知却又不得其解的悲情。这股子情绪是悲却不伤，是忧却不愁。这青年虽然垂眉低首、淡淡轻愁，脊背却挺拔的。

中年女性微微地笑着，她同毕业生打了将近二十载的交道，牢骚抱怨话儿自是听得多了，深知发泄是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，像这般不发一言的青年她还是头回见。这小伙儿也并非全无声息，至少在转身的一瞬，有发自肺腑的轻叹。到底是孩子，总掩抑不住内心的抒发。然而叹息也只是叹息，在这个重复演绎轮回的世界，不仅新青年郁闷照旧，一切秩序依然有条不紊。

卡卡推开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玻璃门，走出延安西路九百号，<sup>①</sup>扑面而来的，有片片冰凉飘落在脸颊手背上。

呀，居然下雪了。

彤云密布的户外漫天飞舞着雪，绵绵密密，细细碎碎，翩翩连连。寒风夹杂的雪花顺着鬓角融于耳际，凉意丝丝切切地透骨。这雪低调又灰朔，不如北方的豪情壮阔，银装素裹，却滋润美艳之至，整个城市清凉了，平灭了喧嚣，放缓了步调，街上行人明显见少，熙熙攘攘也化作袅袅。外出的一律竖起了大衣领。

卡卡身着笔挺的伴郎西服，丰仪却不御寒，虽是胸口的礼花在风雪里怒放，本人倒不比这人造植物的傲霜，他也不愿瑟缩噤战，只好一路小跑，只盼早些儿到婚礼现场。服饰是有情境的，这种天气，这样的装扮出现在街上，不仅不是做秀，而且几乎是秀逗了。卡卡往搓着的双手里呵热气，蓦地在一块巨幅广告牌下停住了，那是为印尼、马来西亚等受灾地募捐的宣传。广播里放着 Michael Jackson 的宣传歌曲《爱心无国界》——

We are the world

We are the children

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

So let's start giving<sup>②</sup>

---

① 上海专门负责外省留上海居留大学生的户籍注册地。

② 歌词大意：我们是世界，我们是世界的孩子，我们是创造光明的人，让我们伸出救援之手。

“好冷的天。”卡卡说。

在这个海洋性气候的都市，入冬的雪固然奇美，却宛若冰河世纪的前兆，叫人不敢奢望后天的。老天也热衷于同人们玩笑，暖效应的都市里雪花飘洒，东南亚诸岛飓风海啸，亦夹杂着人类自身不甘示弱的黑色幽默。

这雪也是愈下愈大了，那飘舞于浦江两岸的点点片片，虽有因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的顽皮，但整个上海滩的基调却是灰蒙蒙的抑郁。卡卡打小见识到北京的雪永远宁静祥和，以致孩提时记忆深处的冬季，只有黑白两种颜色。每年这个时节，东四十条胡同的旧砖房总是一片粉妆玉砌，遮掩了曲径通幽的错综分扰，待到屋檐下那棱棱冰柱消融时，便可预感“瀚海漂流燕，乍归来，依依难认，旧家庭院”的春意了。卡卡怀念那里的柴扉、石板路、御赐太平花、浓艳似锦的榆叶梅和依眷于祖母膝下的童年。

祖母是地道的法国人，她第一次相识祖父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阅览室。这个中国小伙子正把《资本论》第一卷读得有趣，用《聊斋志异》里的“绩女”来诠释《资本论》里少年女工偷跑河边看男工游泳的段落。

祖父毕业后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共产国际和反法西斯运动，1949年死于斯大林党内肃反。祖母把仅两岁的儿子寄养在中国的老友家中，只身前往美国，效力于一家报社。1954年她因公开发表反麦卡锡

主义<sup>①</sup>的言论，招致保守当局的迫害。风潮过后，又充当好几年越战的随军记者。在西半球的日子里，她无时无刻不思念远东的儿子和朋友。80年代初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因是北京的儿子媳妇再三敦请，老人家终于决定在丈夫的家乡安度晚年。这是一个礼仪之邦，一个含蓄的国度，有美食和璀璨的文化，这里的民众好客热情而不轻佻，这里的民众历经了太多的苦难，更懂得阴晴圆缺悲欢离合的始终，当然这里还有她可爱的孙子卡卡。

小时候的卡卡常常仰头问祖母：“Granny, what is communism?”

“If you wanna more free candy, you can.”<sup>②</sup>

“Really? 可是我想全都拿走。”

慈祥的祖母抚着卡卡的颈项，缓缓地叹息道：“孩子啊，若是你这样想，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。”

这一天，祖母终究是没有等到，而卡卡还在奔小康的路上走得踉跄。譬如今年的就业就很吃紧，各大用人单位早在秋季招聘会上偃旗息鼓，剩下的寥寥空缺也都是些残羹冷炙。卡卡既是错过了金秋设在虹口体育场和展览中心的人才招聘会，也没打算在这小小的就业指导中心有所斩获。也许只为一个意外，一个令自己有所羁留的由头，如

---

① 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·麦卡锡发起的，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，以“麦卡锡主义”为代表的反共、排外运动，涉及美国政治、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。

② 卡卡问什么是共产主义，祖母回答你可以随心所欲想要更多的糖果。

果没有，心理上便可虚应故事了。

卡卡手心里攥了张火车票，今晚西去兰州的，行李早就托运好，想若不是唐梦璇的婚礼，前两日就该动身了。近年来的上海，夏日酷暑难当，冬季却是阴湿得刺骨。卡卡本来生长在北方，却觉着自己好比一只候鸟，唯有不断南迁，方得痛快。这好像应了中国的老调：“树挪死，人挪活。”话虽如此，大多数迁徙很懵懂，迫于无奈才移动。中国有的是从南到北的民工，鲜有人脱贫成富翁。

只这婚礼却非去不可，不是给大主教捧场，更不是这套俚俗的伴郎装，只因相识是天意，相知是人意，相交是友谊，有情便有意，大家能聚一起，因为心有灵犀。可这 party 总该有个剧终散场。往事如烟却不如意，这婚礼是金玉满堂也罢，或是地久天长亦好，总期望大家平安吉祥。卡卡不会抱恨凄凉，哪怕流露一丝半点的怨意——如果在这些琐事里纠缠，那就有违了多年来的信仰。他也未必不委屈，但顶多微微笑，想自己还不够太糟，至少南下是新的期望。

早上大主教三番两次的电话，原来行程有变，不用直接去酒店，而是依循中国式婚礼的习俗，先去女方家接新娘。

这里的大主教不是主婚人而是结婚人。

这里的大主教不属任何一个宗派，他是无神论者，并以此科学地骄傲。他对马列主义哲学兴趣不大，但深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，发展才是硬道理。这在他四年前玩的一款网络游戏中得到体现，当众玩家为了可怜的等级挑灯夜战，亏耗似水年华时，他在局促几天内，

魔法、攻击力、智慧、经验级别陡升，从赤身裸体的原始ID号，升级成了拥有超强Power，令整个战区都为之炫目的大主教——他的手腕令人震撼，“大主教”的诨号也由此而来，最贴切不过。人们似乎早忘了他的原名叫什么，也没有记诵的必要。

这个大主教也不太冷，至少还知道要结婚，他也不会像梵蒂冈一位心血来潮的主教，匆匆婚礼，又抛撇妻子而去。他是动了真感情，有长远计划的。这从婚前财产协定和婚礼的排场可以看出。卡卡作为伴郎，自是要随同壮声势的。女方的家再熟悉不过——唐梦璇的外婆家，位于陕西北路的老石库门房子，相距陕西南路的马勒花园不远。当年这个英籍犹太人依梦构图，打造了童话般的欧式宅第，也戏法般衍生出百万家财，从此发迹上海滩。

一个城市的魅力在于新鲜的创造活力，在于永远充满不虞和惊喜——有梦就可以。上海虽然小市民常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，反更能显得这个城市的海纳百川。

卡卡所以放弃北京著名高校奔上海G大，绝不单凭一股文化冲动——仿佛今日乘苏州河的舳板，明朝便可去七重天吃饭。不管在哪里，他常觉得孤单，这是一种欲与时间赛跑的游戏，力图用空间的变换获得心理上时间轴的推移。他风尘仆仆来上海，是沿着中国近代史的足迹，追寻心理上与时代不合的错位感。可这里并没有往昔的梦幻，多数情况还是约定下的自然，市民都遵守七不规范，前两年的马路上，随处可见申博申奥的宣传标牌。一些尚未被拆迁的里弄住宅，多数是新老石库门，老的脱胎于三四合院，新的由老而来，以适应大家庭解

体而代以当量生产的小家庭需要。在现时，这些居民身处繁华地段，却是虚贵，没有半分资产，拆迁只是早晚，是房产商的眼中钉，是政府的级差地租，是香饽饽，是利益的筹码。只有像大主教这样在陆家嘴新买了三居室两厅婚房的才是新贵。

新贵迎娶虚贵，总免不了世俗的眼光。交通上先就不便利，彩车进不了狭窄的弄堂，七八辆车堵在门口，一时调不了头。生命在于旁观，中国人也爱沾个“喜”字。风雪中，围观的早拢了一群，更是水泄不通，都酸中打笑说：“这是嫁谁家的女儿啊。”

卡卡费力挤进去时，迎亲队伍里，没有看到一张相识的面孔。正着急时，苏菲来了，掸掸衣帽上的雪花，“这么晚才到，我们都以为你今次肯定要放鸽子了。”她含笑仔细地溜了卡卡一眼。

卡卡红着脸问：“他们人呢？”

“大主教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，临时去叫发型师了，风子陪他一起去。杨三皮去买橘子，就是待会金童玉女手上拿的那种。”

她有意停顿，悠悠地四下张望，以待旁人诘问下文。可卡卡似乎忘了问，只说：“我今晚要去兰州，跟你告个别。”

“你要去西部散散心？”

“不，是去那里发展。”

苏菲“啪”地合上手机翻盖，蹙眉压低嗓门说：“你不是吧，好好的，真的假的？”

卡卡把火车票拿给她看。苏菲默不做声了，许久，叹了口气说：“说真话，要么走得好，你待在这里，也是一——大主教知道吗？”

“三天前是他帮我托运的行李。”

“你们什么都有数，就糊弄我们这些老百姓吧。”

卡卡一言不发地看着她。

苏菲吐舌笑说：“好咯好咯，有人要做新娘啦。”她指指唐梦璇卧房的窗户，“你还没跟人家告别吧。”

那朝南的卧房是石库门的阁楼，紧闭的帘窗，被雨雪濡湿的墙壁，仿佛昭然了女主人并不明快的心境。窗帘已不再是卡卡设计的意象 3D 图，早换上了凯利公司的产品。一个大大的“喜”字，封锁了一切想象。作为新娘子，她该当户理红装，对镜贴花黄罢。

卡卡眼前浮现的永远是邻家有少女，隔窗晒衣裳的画卷。他知道唐梦璇一直梦想着罗马许愿池，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，两人骑着单车去证婚，一位神父就够了，无需那么多人，不相干的人前来见证婚姻多么不牢靠。

可惜这梦终究没能赶上时间，卡卡想那以后的日子，即便再度重逢，几乎是肯定的尴尬，与其留给明天，倒不如不见的好。他望着那扇贴了“喜”字的帘窗，仿佛最后一次见她，耳际回响着：

轻轻地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地来，

我轻轻地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。

那河畔的金柳，是夕阳中的新娘；

波光里的艳影，在我的心头荡漾。

“她还没准备好呢，”苏菲顺着卡卡凝眸的眼神说，“大家似乎都



没准备好。”

事实上苏菲此刻心思大不如以往缜密活泼，她有些酸楚，并无意讲什么精巧两可的话儿，可也许正因为无心，却处处留意，是这情境而非语境，把只言片行雕琢得简直难以用“微妙”二字来形容。她也深知卡卡不会在意，那是活在爱与痛、梦与醒边缘中的混血青年，因此肤色尤其好，眼神额外迷醉。老天妒忌他的容貌，套给他往事的沉重镣铐，可他走得凄美优雅，宛如冰刀在脚下。与之相比，大主教松软的肌肉和梨形的身材，那就仿佛……

苏菲正默默地譬喻着，他来了，后面跟了一些人，照旧是威风八面的。大主教打老远就瞧见了卡卡，挥挥手，三步并作两步。这婚礼给了他激情，焕发了人生的第二春。这从他精致的深色西装和有型的飞机头可以看出。他拥抱住卡卡时，嘴里呵出浓浊的清新气，加拿大派特乐的产品。

“三姑婆，这是伴郎，以前我公司的，大学生，英语特别好。”大主教半拥着卡卡，向亲戚团中一位身穿花色唐装的瘪嘴老太婆介绍。

那老太婆脸皮红润皱纹多，牙齿稀疏神气壮，一口地道的温州话：“哦，大学生啊，好，好。”

卡卡只得为难地承认：“我已经不是大学生了。”

这几个字刺得大主教隐隐作痛，他垂下了搭在卡卡肩上的手，重咳一声，内心沉闷。这是自己的一厢愿景，世界其实并不美妙，原要把往昔的纷扰付诸谈笑，总以为了解、谅解必能和解，可总有小人要计较，有些事根本没法一笔勾销。他的逻辑是因他所知而推断，他忘了卡卡还蒙在鼓里，这婚礼令他神经过敏，又不无猜疑。卡卡也只好